

冰与火之歌

*A SONG OF
ICE AND FIRE*

卷一 权力的游戏 下

I A GAME OF THRONES



[美]乔治 R.R.马丁 著

谭光磊 屈畅 译

重庆出版社

GEORGE R. R. MARTIN

A SONG OF ICE AND FIRE

冰与火之歌

卷一 权力的游戏

下

A SONG OF ICE AND FIRE

[美] 乔治 R.R. 马丁 著

谭光磊 屈畅 译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权力的游戏 / (美) 马丁 (Martin, G.R.R.) 著; 谭光磊, 屈畅译. ——重庆: 重庆

出版社, 2005 (冰与火之歌: 1)

书名原文: A Game Of Thrones

ISBN 7-5366-7125-3

I. 权... II. ①马...②谭...③屈... III.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1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4885 号

Copyright ©1996 by George R.R. Martin

The Song of Ice and Fire (Book 1)

A Game of Thrones

By George R.R. Martin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5 by Chongqing Publishing
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
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安排重庆出版社独家出版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冰与火之歌-第 1 卷 |
| | 权力的游戏(下) |
| 作 者 | 【美】乔治 R.R. 马丁 |
| 译 者 | 谭光磊 屈 畅 |
| 责任编辑 | 邹 禾 |
| 插 图 | 曹 珂 |
| 装帧设计 | 子 唐 秦澜月 |
| 字体设计 | 赵建东 |
| 责任校对 | 郑 葱 |
| 出版发行 | 重庆出版社 |
| W W W | http://www.cqph.com |
| 地 址 |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制 版 | 重庆海洋电子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自贡市新华印刷厂 |
| 开 本 | 700×1000 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369 千字 |
| 印 张 | 25 |
| 版 次 |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7-5366-7125-3/I·1282 |
| 定 价 | (全两册)68 元 本册 34 元 |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布 兰

□ 天空下着细雪，布兰可以感觉到脸上飘落的雪花，一碰皮肤便即融化，像一阵轻柔的雨。他笔直地骑在马上，看着铁闸门被绞盘向上拉起。他虽竭力想保持镇定，心脏却一直在胸口狂跳个不停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罗柏问。

布兰点点头，试着不露出害怕的神色。虽然自坠楼以来，他便没有踏出过临冬城一步，但他打定主意要像个骑士一样昂首骑马出去。

“那我们走吧。”罗柏一夹马肚，骑着他那匹灰白相间的大公马穿过闸门。

“前进。”布兰向自己的坐骑耳语。他轻触它的脖子，栗子色的小母马便迈步向前。布兰为它取名“小舞”。它今年两岁，乔赛斯说它聪明得不像马。他们已经对它进行过特别训练，让它对缰绳、声音和碰触有反应，但到目前为止，布兰只是骑它绕绕广场。最初乔赛斯或阿多会牵着它，布兰则被绑在它背上那个超大的马鞍上——马鞍是照小恶魔的设计图打造的。不过这两个星期以来，他已经能独自驾驭，骑着它来回慢跑，每绕一圈，胆子就更大。

他们穿过城门楼，越过吊桥，走出外城墙。夏天和灰风跑在他们身畔，嗅着风中的气息。紧跟在后的是带着长弓和羽箭的席恩·葛雷乔伊。出发前他说过，今天定要猎头鹿回去。在他后面的是四个穿着锁子甲，戴着锁甲头套的卫士，以及骨瘦如柴的乔赛斯。胡伦离开之后，罗柏便指派乔赛斯担任新的马房总管。鲁温师傅骑着驴子殿后。布兰本来希望就他和罗柏两个人出去，但哈尔·莫兰不肯答应，鲁温师傅也持相同意见。为防布兰落马或负伤，师傅打定主意随侍在旁。

城堡外便是市集广场，只是如今木头搭建的摊位全部荒废。他们行经镇里的泥泞街道，穿过排列整齐，用木材和粗石建成的小屋。眼下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房屋有人迹，几缕细细的柴烟从烟囱升起。随着天气越趋寒冷，其余的空屋也会渐渐住满。老妈妈说，等到降雪时节来临，冰风从北吹来，农民们便会离开他们结冻的田地和遥远的村舍，把行李载上马车运到镇内居住，然后避冬市镇便会热闹起来。布兰从没见过这番景象，但鲁温师傅说那样的日子就快来了。因为长夏已尽，冬将至。

他们骑马经过时，有几个村民不安地看着冰原狼，还有一个人丢下抱着的木



A SONG OF ICE AND FIRE

A Game of Thrones

材，害怕得慌忙躲开，不过大多数村民早已习惯了这种情景。看到两个男孩，他们单膝跪下，而罗柏也颇有领主风范地一一颌首致意。

因为双脚无法用力夹紧，骑马时的晃动起初使布兰觉得很不安稳，但大马鞍厚实高耸的靠背，却如摇篮一般舒服地搂着他，而绑住大腿和胸部的皮带也让他不致落马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他渐渐习惯了摇晃的节奏，焦虑褪去，一抹害怕的微笑爬上了脸庞。

两个女侍站在烟柴酒馆的招牌下。当席恩·葛雷乔伊向她们打招呼时，比较年轻的那个女孩满面通红，用手遮脸。席恩踢马跑到罗柏旁边。“凯拉真可爱，”他笑道，“在床上她扭得像只黄鼠狼，可在街上跟她一句话还没说完，脸就红了，好像自己还是个黄花闺女似的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那天晚上她和贝莎——”

“席恩，不要在我弟弟面前讲这种事。”罗柏告诫他，又瞄了布兰一眼。

布兰望向别处，假装自己没听到，但他感觉得到葛雷乔伊的视线落在身上。可想而知，此刻的他一定正在微笑。他一天到晚微笑，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个秘密的玩笑，而惟有聪明的他能理解。罗柏似乎对席恩颇为佩服，也很喜欢与他为伴，但布兰始终无法对父亲的养子产生感情。

罗柏靠过来。“布兰，你骑得很好。”

“我想再骑快点。”布兰回答。

罗柏微笑，“没问题。”说完他策马开跑，狼群跟在他后面冲了出去。布兰用力一扯缰绳，小舞也加快步伐。他听见席恩·葛雷乔伊一声吆喝，以及身后杂沓的马蹄声。

布兰的披风在风中翻腾犹如波浪，落雪迎面扑来。罗柏遥遥领先，不时回头张望，确定布兰和其他人跟上。他再度扯缰，小舞如滑丝般流畅地迈步疾奔。两人的距离逐渐拉近，等他在避冬市镇两里外的狼林边缘追上罗柏时，他们已把其他人远远抛在后方。“我能骑马了！”布兰嘻嘻笑着大叫，这种感觉好像飞。

“我很想跟你赛跑，怕只怕赢不了你。”罗柏的口气虽然轻快，带着戏谑的意味，但在哥哥的笑容背后，布兰却看得出他有心事。

“我不想跟你比赛。”布兰四处张望，寻找冰原狼的踪影。但那两只狼早就消失



在了森林里。“昨晚你听见夏天叫了吗？”

“灰风也是焦躁不安。”罗柏道。他红棕色的头发长长了，未经梳理，有些凌乱，几撮红胡子遮住了下巴，让他看起来比十五岁的实际年龄要成熟。“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知道很多事……感应到很多事……”罗柏叹口气，“布兰，我不知该跟你说多少，我真希望你年纪再大一点。”

“我已经八岁了！”布兰说：“八岁和十五岁没差多少，而且在你之后，我也是临冬城的继承人。”

“是啊，”罗柏语气哀伤，甚至有些害怕。“布兰，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讲清楚。昨晚来了只信鸦，从君临来，鲁温师傅半夜把我叫醒。”

布兰突然感到一阵惊恐。黑色的翅膀，黑色的消息，老妈妈总这么说，而近来传递信息的乌鸦一再证明了这句俗谚的正确。罗柏写信给守夜人军团的司令官，鸟儿却带回班扬叔叔依旧下落不明的消息。接着鹰巢城有信传来，是母亲写的，可惜也并非好消息。她没说何时回来，只说小恶魔如今是她的犯人。布兰其实还挺喜欢那矮个子，但“兰尼斯特”这个姓氏却教他背脊发凉。有件和兰尼斯特有关的事，他应该记得，然而每次他试图回忆，便觉头晕目眩，腹痛如绞。那一天，罗柏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里，和鲁温师傅、席恩·葛雷乔伊，以及哈里斯·莫兰共商对策。之后信使骑着快马，将罗柏的命令传遍北境。布兰依稀听到卡林湾这地名，那是先民在颈泽北端筑起的古老要塞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没人告诉他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

这会儿竟又来了一只乌鸦，又带来新的消息。布兰强迫自己满怀希望。“是母亲送来的吗？她是不是要回家了？”

“信是埃林从君临写来的。乔里·凯索死了，还有韦尔和海华。他们惨死于弑君者之手。”罗柏仰头面对飘雪，雪片融化在他两颊。“愿天上诸神让他们安息。”

布兰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只觉得自己仿佛被狠揍了一拳。打布兰出生，乔里就是临冬城的侍卫队长。“他们杀了乔里？”他记得每一次乔里追着他在屋顶上奔跑的情景，他可以清楚地拼凑出他全副铠甲，大步走过广场的风光，或是坐在厅堂的老位子上，边吃边谈笑的模样。“为什么会有人要杀乔里？”

罗柏木然地摇头，眼里溢满悲痛。“我不知道。还有……布兰，这不是最糟的消



A SONG OF ICE AND FIRE
A Game of Thrones

息，父亲也在打斗中被摔倒的马压住，埃林说他的腿碎了……派席尔大学士已经给他喝了罂粟花奶，但他们不确定什么时候……什么时候他才……”听见身后的蹄声，他转头朝来路望去，席恩等人已经赶了上来。“他才会醒来。”罗柏把话说完，伸手按住剑柄，恢复了罗柏城主的庄严声调，“布兰，我向你保证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这个仇我永不会忘。”

他的语气却更教布兰害怕。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他问。席恩·葛雷乔伊拉住缰绳，停在他们旁边。

“席恩认为我应该立刻召集封臣。”罗柏说。

“血债血还。”这次葛雷乔伊没有笑。他那张削瘦而黝黑的脸，有种饥渴的神色，黑发垂下，遮住双眼。

“惟有领主才能召集封臣。”布兰说，雪持续飘落在他们周围。

“如果令尊去世，”席恩道，“罗柏就是临冬城公爵。”

“他不会死！”布兰朝他尖叫。

罗柏握住他的手。“他不会死，父亲大人不会死。”他平静地说。“可是……如今北境的荣誉系于我手。父亲大人临行前曾对我说，为了你和瑞肯，我一定要坚强。布兰，我几乎是成年人了。”

布兰颤抖不已。“母亲如果在就好了。”他可怜兮兮地说。他转头寻找鲁温师傅的身影，他的驴子在远处依稀可见，此刻正小跑步爬上缓丘。“鲁温师傅也认为应该征召诸侯吗？”

“师傅他和老女人一样，胆小着呢。”席恩道。

“但父亲向来听从他的忠告，”布兰提醒哥哥，“母亲也是。”

“我也听，”罗柏坚持，“每个人的意见我都听。”

布兰外出骑马的喜悦，此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像脸上的雪片般融化殆尽。若是从前，听到罗柏要召集封臣，率军出征，他一定会兴奋难耐，然而现在他感到的却只有恐惧。“我们可以回去了吗？”他问，“我觉得好冷。”

罗柏环顾四周。“得先把狼找到。你能再忍耐一会儿吗？”

“你能骑多久，我就能骑多久。”鲁温师傅曾警告他骑马时间不要太长，惟恐他



在马鞍上坐久了全身会酸痛,但布兰不愿在哥哥面前自承虚弱。他受够了大家成天大惊小怪,对他的身体问长问短。

“那我们这就去把小猎人给猎回来吧。”罗柏说。于是他们并肩而行,驱策坐骑离开国王大道,进入狼林。席恩远远落在后面,和其他卫士谈笑。

置身林间的感觉真好。布兰轻握马缰,让小舞缓步慢行,一边四处观望。他很熟悉这座森林,然而在长期坐困临冬城后,如今却有初次造访的兴味。树林里的气息充溢他的鼻孔,新鲜松针的明锐香气,湿软腐叶的泥土芬芳,还有模糊的动物麝香,以及远方炊烟的味道。他瞥见一只黑松鼠的身影,在一棵被雪覆盖的橡树枝干间穿梭,接着又驻足欣赏女王蛛所织就的银色蛛网。

席恩和其他人离他们越来越远,到后来布兰已听不见他们的声音。前方传来模糊的流水声。水声渐大,直到他们抵达溪边。这时,泪水刺痛了他的眼。

“布兰?”罗柏问,“你怎么了?”

布兰摇摇头。“我只是想起从前的事。”他说,“有一次乔里带我们来这儿抓鳟鱼。就你、我还有琼恩,记得吗?”

“我记得。”罗柏说,他的语调平静而哀伤。

“结果我什么也没抓到,”布兰说,“可在回临冬城的路上,琼恩却把他抓的鱼都给了我。我们还能再见到琼恩吗?”

“上次国王来访,我们不就看到了班扬叔叔?”罗柏告诉他,“琼恩也会回来作客,你等着瞧吧。”

溪流湍急,水势高涨。罗柏下马,牵着坐骑越过浅滩。渡口最深处,水及大腿。他把马儿拴在对岸的一棵树上,然后涉水回来带布兰和小舞过去。溪流拍打着岩石和树根,激起阵阵泡沫,罗柏当先领他渡河,布兰可以感觉水花溅到脸上。他笑了。一时之间,他觉得自己又是身强体壮,四肢健全。他仰望树林,梦想自己能爬上去,攀上树顶,让整片树海尽展眼前。

他们抵达对岸时,只听树林里传来一声长嚎,音调渐高,哀叹久长,仿如穿梭林间的一阵冷风。布兰抬首聆听。“那是夏天。”他说。话音刚落,第二阵嚎声便加入进来。



A SONG OF ICE AND FIRE
Of Game of Thrones

“他们杀死猎物了。”罗柏边说边骑上马。“我看我最好去带他们回来。你在这里等，席恩他们应该马上就到。”

“我想跟你一起去。”布兰说。

“我自己去比较快。”罗柏一踢马刺，消失在树林里。

他走后，整个森林仿佛朝布兰包围过来。雪下得更大，虽然一碰地面就会融化，但他周遭的岩石、树根和枝干却都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白。他等待之时，方才察觉到自己有多不舒服：双腿没有知觉，毫无用处地挂在马镫上；胸膛的皮带绑得很紧，擦伤了皮肤；雪水融化渗进手套，冻得他两手发麻。他不禁奇怪席恩、鲁温师傅，以及乔赛斯等人怎么还没来。

随后他听见树叶沙沙作响，布兰立刻拉动缰绳，教小舞转身，迎向他的朋友们。然而从林中走到溪边的，却是一群衣着破烂的陌生人。

“你们好。”他紧张地说。只需一眼，布兰便知他们既非林务官，亦非农民。他猛然惊觉自己衣着华丽，身上穿着崭新的深灰色羊毛外套，缝了银扣，绒毛边的披风用一个沉甸甸的银别针系在肩头。他的皮靴和手套也都滚了绒毛边。

“你，就一个人啊？”其中个子最大，满脸风霜痕迹的光头男子说，“可怜的小鬼，在狼林里迷了路。”

“我没有迷路。”布兰不喜欢这群陌生人盯着他瞧的模样。对方一共四人，他一转头看到背后还有两个。“我哥哥刚走，我的卫兵马上就来。”

“你的卫兵，啊哈？”另一个面容憔悴，一脸灰胡碴的人说，“小少爷，我倒问问你，他们要守卫什么啊？守卫你披风上那个银别针吗？”

“真是漂亮东西。”这次是女人的声音。她看起来委实不太像女人；又高又瘦，和其他人同样的苦脸，头发则埋藏在碗状的半罩头盔下。她手中的长矛是根八尺长的黑橡木棍，前面安着锈掉的枪尖。

“给咱们瞧瞧。”光头大汉说。

布兰不安地看着他。这人的衣服肮脏污秽、破烂不堪，东一块棕，西一块蓝，还有一块暗绿补丁，其余的地方则通通褪成灰色，但看得出原本是件黑斗篷。他突然发现，那个一脸灰胡碴的人也穿着黑色破衣。布兰蓦地想起他们找到小狼当天，被



父亲砍头的那个背弃誓言的人，衣着也是黑色，而父亲说他是守夜人部队的逃兵。世间最危险的人莫过于此，他想起艾德公爵的话，因为他们自知一旦被捕，只有死路一条，于是恶向胆边生，再伤天害理的勾当也干得出来。

“小鬼，把别针拿来。”大汉伸出手说。

“还有你的马，”另一个女人说，她的个子比罗柏矮，生了一张扁扁的宽脸和一头黄色直发。“快给我下来。”一把锋呈锯齿的匕首从她袖里闪进手中。

“可是，”布兰脱口而出，“我没办法……”

布兰还没想到调转小舞开步逃走，大汉便一把抓住了缰绳。“小少爷，你当然有办法……而且一定得想办法，如果你不想吃苦头的话。”

“史帝夫，你瞧，他被绑在马鞍上，”高个女人用长枪指着说，“或许他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绑起来了，是吗？”史帝夫说。他从腰间的刀鞘里抽出匕首。“这不成问题。”

“你残废了还是怎么了？”矮个女人问。

布兰怒道：“我是临冬城的布兰登·史塔克，你最好放开我的马，否则我教你们通通没命。”

一脸灰胡碴的瘦子哈哈大笑。“我看这小子准是史塔克家的人没错，只有史塔克家的人才这么笨，该讨饶的时候还要狠。”

“把他小鸡鸡割下来塞他嘴里，”矮个女人提议，“这样他肯定闭嘴。”

“哈莉，你已经够丑了，没想到还这么没脑子。”高个女人道，“这孩子死了就不值钱啦，可要留着活口……天杀的，想想曼斯手上若有了班扬·史塔克的亲属当人质，他会怎么赏我们！”

“曼斯见鬼去，”大汉咒道，“你还想回去，欧莎？我看你才没脑子。你以为白鬼会管你手上有没有人质？”他转向布兰，割开他大腿的皮带。皮革仿佛松了口气似地分开。

他出手很快，又没有留心，结果割得很深。布兰低头，看到羊毛绑腿被割开的地方，露出白皙的大腿肉。接着血涌出来，他望着红色的血渍逐渐扩散，感觉轻微头晕，却意外地疏离，丝毫不觉疼痛，连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大汉惊讶地哼了一声。



“立刻放下武器，我保证让你们死得干脆。”罗柏叫道。

布兰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抬起头，他果真出现在那里。可惜他那番话的威严，却被紧张嘶哑的声调所减低。他骑着马，麋鹿血淋淋的尸体挂在马背，手握长剑。

“老哥回来了。”灰胡碴的男子道。

“哟，这家伙挺凶悍嘛。”矮个女人讥讽他。他们叫她哈莉。“你想跟咱们打，小鬼头？”

“小子，你这是以一对六，别傻了。”高个的欧莎平举长枪。“赶快下马，把剑扔了。我们会谢谢你的马儿和鹿肉，然后放你和你弟弟走路。”

罗柏吹声口哨。众人听见脚步轻踩湿叶的声响。矮树丛低垂的枝桠洒下覆盖的雪，向两旁分开，灰风和夏天自一片绿色中穿出。夏天嗅嗅风中的气息，出声低吼。

“狼来了。”哈莉噤声道。

“是冰原狼。”布兰说。虽然并未发育完全，他们的体格也只有一般狼大小，但若仔细观察，很容易分辨出差异所在。鲁温师傅和驯兽长法兰教过他：冰原狼的头比较大，四肢较长，鼻子和下巴则特别尖细、形状明显。站在轻飘的细雪里，他们怀着憔悴而骇人的神态。灰风的口鼻沾满鲜血。

“两只臭狗。”光头男子轻蔑地说，“我倒知道，夜里没什么比狼皮斗篷更保暖。”他猛地做了个手势。“拿下！”

罗柏高喊：“临冬城万岁！”然后踢马向前。公马跳进溪里，衣衫褴褛的敌人围了过去。有个人拿着斧头，没头没脑地大叫着朝他冲来。罗柏的长剑正中对方面门，发出令人作呕的碎裂声，随即鲜血四溅。一脸胡碴的人伸手去扯缰绳，才抓住半秒……只见灰风一跃而起把他扑倒。他噗通一声跌进溪里，呐喊着，疯狂地挥舞着短刀，头部被水淹没。冰原狼跳上去继续攻击，两人消失在水中，转眼之间，白色的河水便转为殷红。

罗柏和欧莎在河中央打得不可开交。她的长枪活像条钢头毒蛇，闪电般朝他胸口窜去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但罗柏的长剑挡下每一记攻势，拨开刺来的枪尖。在她第四还是第五次突刺时，高个女人用力过猛，失了重心，仅一秒的时间，罗柏便骑马冲锋，把她踩在蹄下。



几尺外，夏天向前疾跳，扑咬哈莉，结果后背反挨一记短刀。夏天咆哮着后退，再度冲刺。这回他的利齿紧紧咬住她的小腿。矮个女人两手握刀，死命向下插去，然而冰原狼仿佛能感应危险，迅速松开抽身，撕下满嘴皮革、碎布和血淋淋的肉块。哈莉跌倒在地，他又扑跳上前，把她向后撞开，撕咬她的小腹。

第五个人想逃离这场屠杀……可惜却没跑远。他正踉跄着爬上对岸，灰风浑身湿淋淋地从河里冒出，甩甩身上的水，箭步追去。冰原狼嘴巴一张一阖，咬断他的腿筋，接着去咬他的喉咙，那人惨叫着滑进河里。

此时只剩那个大汉史帝夫了。他割开布兰胸前的皮带，抓住他的臂膀用力一扯，布兰便从马背上摔下来。他瘫在地上，双腿纠缠一团，被身体压住，一只脚还滑进了溪里。他感觉不到冰冷的河水，却感觉得出史帝夫按在他喉咙的匕首。“退后，”他警告道，“不然我发誓会把这小鬼的气管给割了。”

罗柏勒住马，急剧地喘气。怒意从他眼底消失，持剑的手也垂软下来。

就在那一刹那，整个局势在布兰眼前一览无遗。夏天正对付哈莉，从她肚子里扯出一条条发亮的蓝色小蛇。她的眼睛睁得老大，瞪着冰原狼。布兰辨不清她究竟是死是活。灰胡碴和拿斧头那两个人躺着一动不动。欧莎则爬了起来，正朝她的长枪挪去。灰风浑身滴水，啪哒啪哒朝她走近。“叫他走开！”大汉喊道，“把他们都叫开，不然这残废小鬼现在就死！”

“灰风，夏天，过来。”罗柏道。

冰原狼停步，回头。灰风飞奔到罗柏身边，夏天则留在原地，看着布兰和他身旁的人，发出低吼。它的口鼻鲜血淋漓，双眼燃烧着怒火。

欧莎撑着枪尾站起来。她的上臂被罗柏砍了一剑，汩汩流血。布兰看到大汉满脸是汗，这才明白史帝夫和自己同样害怕。“史塔克，”他喃喃道，“该死的史塔克。”他提高音量。“欧莎，把狼宰了，拿走他的剑。”

“要杀你自己杀，”她回答，“我死也不靠近那些怪物。”

史帝夫似乎突然间没了主意。他的手开始发抖，布兰只觉得刀锋紧贴脖子，血顺着滴下来。男人的臭味充塞他鼻孔，那是一种恐惧的气息。“喂，”他朝罗柏喊，“你叫啥名字？”



A SONG OF ICE AND FIRE
A Game of Thrones

“我是罗柏·史塔克，临冬城的继承人。”

“这是你弟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如果你要他活命，就照我的话办。下马。”

罗柏迟疑片刻，接着便刻意缓慢下马，持剑站立。

“现在把狼宰了。”

罗柏没动。

“快杀，不然这小鬼就没命。”

“不要！”布兰尖叫。就算罗柏照办，等冰原狼一死，史帝夫也不会放过他们俩。

光头用另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发，使劲狠狠地一扭，直到布兰痛得失声啜泣。“小废物，你给我闭嘴，听到了没？”他更用力地拧。“你听到了没？”

噔的一声，从背后的树林传来。史帝夫声音一紧，喘不过气来。只见一个半尺长，利如剃刀的宽大箭头突然自他胸膛爆出。那枝箭整个成了鲜红，沐浴在血中。

布兰喉头的匕首松落，大汉晃了晃，面朝下倒在溪里。箭被他压断，布兰看着他的血滴进水中。

欧莎四处张望；父亲的侍卫从树底下冒出来，手里都握着武器。她连忙抛下长枪。“大人饶命。”她朝罗柏叫道。

见到眼前的屠杀景象，卫士们个个脸色苍白，神情怪异。他们犹豫地看着两只狼，而当夏天回去享用哈莉的尸体时，乔赛斯丢下猎刀，转身返回树丛边呕吐。就连鲁温师傅从林子里出来时，也是一脸惊骇。他随即恢复过来，摇摇头，涉水渡河到布兰身边。“你受伤了吗？”

“他砍伤了我的脚，”布兰说：“可我没感觉。”

老师傅弯身检视他的伤口，布兰别过头去，看见席恩·葛雷乔伊站在一棵哨兵树下，手里拿着弓，嘴上挂着笑。这家伙永远都在微笑。他脚边的软泥地上插了五六枝箭，但他只用了一枝。“最好的敌人就是死掉的敌人。”他得意洋洋地表示。

“葛雷乔伊，琼恩老说你是个浑球。”罗柏朗声道，“我真该用铁链把你绑起来，放在场子里给布兰当箭靶。”



“你怎么不谢谢我救了你老弟的命？”

“要是你没射中怎么办？”罗柏道，“要是你没射死他怎么办？要是你那一箭抖了他的手，或是命中布兰怎么办？你从后面只看得到他的斗篷，怎么知道他没穿胸甲？如果他真的穿了，那我弟弟会怎么样？葛雷乔伊，你有没有想过？”

席恩的笑容消失了。他悻悻地耸肩，然后开始把箭一根根从地上拔起来。

罗柏瞪着侍卫们。“你们跑哪儿去了？”他质问，“我要你们紧跟在后。”

侍卫们交换着闷闷不乐的眼神。“大人，我们是跟在后面。”里面年纪最轻，长了棕色细胡的昆特说，“可我们要等鲁温师傅和他的驴，请大人原谅，然后，这个嘛，就是……”他瞄了席恩一眼，随即尴尬地别开头。

“我在路上看到只火鸡，”席恩气恼地说，“我哪知道你会丢下小鬼不管？”

罗柏再度转头瞪看席恩。布兰从未见他这么生气过，但他没有多说，只在鲁温师傅身旁蹲下来。“我弟弟的伤势如何？”

“破了点皮罢了。”老学士说。他把一块布在溪里浸湿，用来清洗伤口。“有两个人穿着黑衫军的衣服。”他边弄边告诉罗柏。

罗柏转头望向倒卧溪中的史帝夫，溪流不断拉扯着他破烂的黑斗篷。“守夜人军团的逃兵，”他口气严峻地说，“他们一定是没脑子，才会跑到离临冬城这么近的地方来。”

“由愚蠢或绝望所生的行为，彼此常常难以区分。”鲁温师傅道。

“大人，我们要埋葬他们吗？”昆特问。

“他们可不打算为我们安葬。”罗柏说，“把头砍下，送到长城。剩下的就留给乌鸦。”

“那她呢？”昆特用拇指指了指欧莎。

罗柏朝她走去。她比罗柏足足高出一头，但见他过来，却连忙跪下。“史塔克大人，求您饶我一命，我的人是我的了。”

“我的人？我要个背誓者做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背弃誓约。从长城逃出来的是史帝夫和华伦，不是我。那群黑乌鸦不收女人。”



A SONG OF ICE AND FIRE

A Game of Thrones

席恩·葛雷乔伊慢悠悠地晃过来。“拿她喂狼。”他怂恿罗柏。女人的视线望向哈莉的残骸，赶紧颤抖着转开。那景象连侍卫们看了也直想吐。

“她是个女的。”罗柏说。

“也是个野人。”布兰告诉他，“是她叫他们留我活口，好把我交给曼斯·雷德的。”

“你有名字吗？”罗柏问她。

“大人高兴的话，叫我欧莎就成。”她酸酸地低声道。

鲁温师傅站起来。“盘问一番比较稳妥。”

布兰看见哥哥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。“那就这样罢，师傅。韦恩，把她的手捆起来。她跟我们一起回临冬城……是生是死，就得由她的话来决定了。”



提利昂



“你想不想吃？”手指粗大的莫德拿着一盘煮豆子，瞪着他问。

提利昂·兰尼斯特虽然饥肠辘辘，却不愿让这粗汉享受到虐待的快感。“有根羊腿一定很棒，”他坐在牢房角落脏兮兮的稻草堆上说，“或许再来一碟青豆和洋葱，上点刚出炉的奶油面包，再配一壶温过的葡萄酒把食物冲下肚。如果不方便的话，啤酒也行，我这个人向来不太挑剔。”

“只有豆子。”莫德说：“拿去。”他递出盘子。

提利昂叹口气。这名狱卒既肥又笨，满口褐色烂牙，细小的深色眼睛。他左半边脸都是伤疤，那是之前被斧头削去耳朵和部分脸颊所留下的痕迹。虽然他愚蠢又丑陋，但提利昂肚子真是饿了。他伸手去拿盘子。

莫德嘻嘻笑着挪开盘子。“在这儿。”他说，一边把盘子举到提利昂够不着的地方。

侏儒僵硬地爬起身，每个关节都在叫痛。“我们每次吃饭都得玩这笨游戏吗？”他又伸手去拿。

莫德蹒跚着后退，露出烂牙嘻笑道：“小矮人，在这儿。”他伸直了手，把盘子放到牢房尽头的半空上。“你不想吃？在这，来拿啊。”

提利昂的手臂太短，够不到盘子，更何况他不打算靠近牢房边缘。莫德只需用他白白的大肚子一推，他就会变成长天堡岩顶上的一摊恶心红渍，像几世纪以来鹰巢城的许多犯人一样。“仔细想想，我并不太饿哩。”他宣布，又退回监狱的角落。

莫德咕咚着松开他肥胖的手指。强风吹走盘子，坠落的途中不断翻滚。食物飞出视线，还有几颗豆子被吹回来。狱卒哈哈大笑，肚子像一碗布丁似地摇晃。

提利昂只觉怒火中烧。“你这操他妈狗娘养的烂货，”他啐道，“祝你早日七孔流血而死。”

因为他这番话，莫德出去的时候，狠狠踢了他一脚，钢靴正中提利昂的肋骨。“我收回刚说的话！”他倒在稻草堆上，喘着气说，“我要亲自宰了你，我发誓！”厚重的铁门轰地关上，提利昂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。

对他这样的小个子而言，他很不幸地生了张非常危险的大嘴巴，他一边爬回角



落一边想，艾林家的人竟把这称为他们的“地牢”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他蜷缩在薄薄的毡子下——那是他惟一的被褥——向外望着那片刺眼的空虚蓝天，以及好似漫无边际的缥缈峰峦，暗想着如果还保有那件影子山猫皮披风，不知该有多好。披风是马瑞里安从山贼头目的尸首上扒去的，后来歌手和他赌骰子输了，便落入他手中。山猫皮虽然散发着霉味和血腥，却很温暖厚实。可惜莫德一看到便把它抢走了。

尖如利爪的劲风扯着他的毛毯。即使对他这个侏儒来说，牢房也嫌太小。倘若这里真是“地牢”，那么不到五英尺外，原本应该有墙。相反，那里却是地板尽头和天空的交界。虽然这里白天空气新鲜，阳光耀眼，夜里也有繁星与明月，提利昂却宁可拿凯岩城底部最阴暗潮湿的坑洞来交换。

“你飞，”之前莫德一把推他进来时，曾向他保证。“经过二十天，三十天，最多五十天，你就会飞。”

放眼七国全境，只有艾林家族的地牢鼓励犯人逃脱。进来的第一天，提利昂花了好几个小时，才鼓起勇气趴在地上，慢慢爬到山崖边，探出头往下望。正下方六百英尺，坐落着长天堡，与他的囚室之间除了空气，什么也没有。如果他伸长脖子，可以看到在他左右两方的其他牢房。他是石头蜂窝里的一只蜜蜂，还被人折了翅膀。

囚室极冷，山风日夜呼啸，最糟的是地板竟然向外倾斜。虽然幅度不大，但也够他受了。他不敢闭眼，害怕沉睡时会滚落悬崖，然后惊恐地在半空中醒来。难怪天牢会把人逼疯。

诸神救救我，某个之前住在这里的囚犯，用疑似血液的东西在地上涂写了如是文字，蓝天呼唤着我。起先提利昂还猜测这人是谁，以及他下场如何；后来再想想，觉得自己还是别知道的好。

要是他闭上嘴巴就好了……

一切都是从那高高坐在鱼梁木雕刻的王座上，头顶飘扬着艾林家族的新月猎鹰旗帜，睥睨着他的该死小鬼开始的。提利昂这辈子经常被人轻贱，然而被眼睛湿黏黏，得坐在厚厚的垫子上才有正常人高度的六岁小鬼如此看待，还是头一遭。“他就是那个坏人吗？”小鬼抱着玩偶问。

“就是他。”莱莎夫人坐在他旁边一张较小的王座上，一袭蓝衣，为了满足追求